

阴谋夺爱

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男人一定会发疯吗？

和尚庙里没有一个是疯和尚，因为真有一天没有一个女人，男人也就心平气和了。

世界上如果没有男人，女人一定会发疯吗？

尼姑庵里怎么会传出笑声来？尼姑庵里没男人，尼姑仍然笑得出来！

偏偏这世上有男也有女，有男女的地方事情也最多！

波涛汹涌的江湖上就是这样，男女之间为了“爱”，什么事情也会做出来，所以江湖上男女之间是非最多！

江湖上不论什么身份地位都一样，甚至威震江湖的“刀公子”南英也不例外，传言中，南英从不与人久战，往往只见刀光一现，他便回身就走，从不对倒下去的人多看一眼！英俊潇洒是他的外表，出手辛辣是他的手段，如果还有人找他麻烦，这人一定是疯子！

疯子是不顾一切的！

女人就有不少为爱而不顾一切！

七月烈阳就如同火炉子里夹出来的火铁，炙热烤人，一条黄土大道上飞一般地驰来一辆双轡篷车，远远望去，尘土飞扬，宛似刮起一阵龙卷风！

赶车的大汉偶尔望望后面，面上看不到是什么表情，一副粗犷的模样，右手的长鞭虚空打，汗珠子滴在脖子里！

突然，大汉猛力地收住马缰绳，他的双目厉闪，口中发出沉闷的“吁”声！

两匹健马齐声长嘶，前蹄撑后蹄弓，生生刹住车！

车厢内传来一声娇柔的声音，道：“怎么了？”

赶车的大汉不回头，他机警地四下看，回应道：“阴山五匹狼！”

车帘微掀未见车内的人探头出来，但那种细腻动人的声音却传出来，道：“在哪儿？”

赶车的道：“前面五丈远，路中央插着一根竹子，上面插了一个狼头骨，错不了，这是阴山五匹狼的标志。”

他话声刚落，突然一声狼嗥起自附近草丛。

但烈日当空，哪里来的狼嗥？！

赶车的虬髯大汉立刻站起身来，锐利的目光，自他那半新不旧的草帽边沿往四下逡巡过去，只见一匹老狼正蹲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灰毛泛光，狼头朝天，那副怪异的模样，正包含了无比的恶毒与诡异！

便在这时候，忽然又传来一声狼嗥，那声音更凄厉，也更刺耳！

赶车的立刻极目望去，果然一片半枯的草丛中也有一匹大灰狼蹲着，嗥声仍在，那狼已低垂下头来！

赶车的面色变得苍白，两匹健马原地弹蹄不已，且发出惊慌的马嘶！

传自车内的细声，道：“看清楚是五个吗？”

赶车的怒汉未回头，但却沉冷地道：“已出现两个了，其余三个不知隐藏在哪儿？”

车内女人声音，道：“冲过去！”

赶车的道：“撞毁了他们的标记，便犯了他们的大忌，到那时便只有一场血战了！”

车内又是一声柔软的声音，道：“宫哥，你难道还怕了他们？

只要我二人联手……”

赶车的大汉沉声道：“南小五怎么办？”

车内的女人默然着未开口，赶车的又道：“你要跟我走，偏舍不得个娃儿，你也不想想，你以后还会不生孩子？”

车内传出幽幽的声音，道：“这孩子太像我了，我实在丢不下他一走了之，宫哥，这时候说这些做什么？你也点头答应我的！”

赶车的大汉眸游四方，他重重地道：“不错，我是点头同意的，为了你，我还顾忌什么？自从我们暗中一起……我甚至连性命也铆上了！眼前……你只管放心，什么事都由我来抵挡！”

车厢中人柔声道：“无论什么危难，也该由咱们两人共同承当。”

赶车的道：“你看好孩子吧！”

“孩子睡得很沉，他刚吃完就睡了！”

“我们不离马车，就在这车上等，反正已难脱身，倒不如在这里等，‘阴山五匹狼’虽然个个凶残，但咱们也未必怕他们！”

“我……我是怕你……”

“你放心，我连姓南的也敢招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他忽然伸手向后，大手抚摸着车帘内的女人，现出无限温柔地又道：“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地长的一双，你本来应该属于我宫大元的，姓南的怎配？”

“宫哥，只要出关，我们便安全了，我们找地方隐名埋姓过一生，你要一打孩子我也给你生出来！”

虬髯在抖动，赶车的大汉忽然伸出手来，重重地道：“别说了，该有动静了！”

果然，他语声未了，两匹健马突然昂首惊嘶起来，炽烈的阳光中，只见那两匹灰狼突然人立而起，荒草在热风中摇曳，大地笼罩一层不祥的气味，隐隐然涌着那股子凄凉与萧瑟。

赶车的虬髯大汉挺起胸来，道：“来了！”

两个方向同时传来同样的磔磔笑声，道：“不错，咱们来了！”

那不是两头狼，而是披着狼皮坐在那里的两个人！两个是满面冷酷的壮汉。

这两个人分从两个方向往马车迎过来的同时，忽又闻得一声狼叫声起自一道断崖后，紧接着，便见三条灰影扑过来，刹时间便到了马车前面。

五个身披狼皮的壮汉，这么大的热天竟未见三人流出一滴汗水，虽然都在背后拖着一张狼皮，但当五个人面对马车的时候，那五张残酷的脸还是看得很清楚！

从左面往右数起，第一个人身长不足五尺，瘦小干枯，狼皮里面穿着一身精短火红衣裳，面庞虽小，但那张大嘴巴足以塞进两个半斤重的馒头，双目炯炯含着无比的阴毒光芒，模样儿有说不出的凶狠。

第二个人身长七尺开外，粗壮魁梧，满面横肉，双目死板地咧着一张欲扑人而噬的大毛嘴，半新不旧的黄短衫上有几滴血红尚可分辨。

第三个一身的净短衫衣，双目眯眯的有点女人味道，那张面皮上似乎还涂了女人用的白粉，但他却道道地地的是个大男人，就因为他是个大男人，便也更显得他的阴险可怕。

第四个人那双大眼睛几乎看不见黑眼珠子，他的双眼珠子不停的滚动中，特大鼻孔在不停地噙动，双手发出清脆的咔咔声。

第五个身穿蓝短衫的壮汉，咧着一张血盆大嘴巴，泛黄的牙齿几乎全咧出大嘴外面来，他双目似铜铃般直逼视着赶大车的不放！

赶车的虬髯大汉跃下马车，重重地抱拳道：“来的可是阴山五位当家的么？”

迎面身穿白净衣衫壮汉眨着眼睛，道：“废话，江湖上有鼻子有眼的混混见了我们也会认得出来，倒是阁下……唔……面

生得很哪!”

赶车的虬髯大汉一瞪眼，道：“在下名不见经传，倒是五位当家的不知有何见教？”

又是身穿白衣的壮汉发话，道：“车里面坐的可是南夫人吗？”

虬髯大汉道：“你们要干什么？”

白衣人道：“一来，南大侠的如夫人柳柔柔人称‘玉人’，我兄弟都忍不住想来瞧瞧这位武林美人儿究竟美到什么地步，再者，咱们兄弟热衷车里的一包东西。”

虬髯大汉全身一震，道：“要看南夫人不难，但车上并未带有什么值银子的东西，怕是要令五位当家的失望了。”

白衣人嘿嘿怪笑，道：“我们不会失望的，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南夫人为什么连夜兼程赶路的目的——”

他话似是尚未说完，但虬髯大汉已全身一震，道：“你们……难道是……”

仰天一声怪笑，白衣汉子道：“你老兄好大的狗胆，连‘刀公子’的老婆你也敢拐走……”

突闻得另一红衣矮汉怪叫，道：“姓南的武功盖世，刀法第一，倜傥风流，绝世超群的人物，而你……一张死板板的大面团，胡子连到下巴里，白夫人怎会！”

虬髯大汉胸一挺，道：“好嘛，原来你们竟然早已摸清了底，探明了路，不过……”

白衣汉子双目一亮，道：“不过什么？”

虬髯大汉道：“不过五位当家的也应该仔细想一想再行下手！”

红衫矮汉道：“想什么？”

虬髯大汉道：“想那当今武林中敢于做出这件事的人，自然也非泛泛之辈，一旦动上手……”

话声未了，闪闪的银光已到了他的面前！

是身穿黄衫的大汉先出手……

出手的同时，空中已飞起五件狼皮自五个方向一齐罩向那辆篷车顶！

便在呼噜噜的厉风中黄衣大汉的一对奇形兵刃，利如钢爪，闪电般击向虬髯大汉，霎时间已攻出九招，看来招式并不出奇，却那么切实地抓向虬髯大汉的两肩……

虬髯大汉平地跃起，凌空一个攻闪，刚刚闪过对方双爪，但这时却又有一对钢爪交互狂舞着填补上虬髯大汉在地面上的空缺，这位仁兄微抬头翻动着一双不见黑眼珠子的大眼，龇牙咧嘴地等着空中的大汉落下来，光景他是以逸待劳的等在那儿了。

先是一阵急轰之声，五件狼皮齐齐罩在篷车上，便在这时候，自五张狼皮下翻出两个壮汉，猛往篷车上冲扑过去，便也引出篷车上的一声清叱——声音美妙至极的呵叱声，一位彩衣女子已掀帘落在篷车下面。

少妇的身子刚落定，那面已响起一阵金铁交鸣——四件兵刃交错着发出无数碎芒，宛如正月花炮——

虬髯大汉在抵挡过敌人的一轮急攻之后，错步闪掠在马前面——

忽闻那个血盆大口大汉怪声，道：“哥儿们，我们看走眼了——”

他话声刚落，逼向车内跃出来的少妇那人，也回过头来翻着凶残的双目看——

便又闻得这位大嘴巴嘿嘿怪声，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位老兄有些不大对劲？”说着便戟指向虬髯大汉直瞪眼——

这人正是“阴山五匹狼”中的老三“血狼”李大火。

灰色短衫壮汉就站在李大火的身边，他那双大眼睛翻动着沉声道：“老三，你瞧出什么破绽来了？”

“丁老二，这位老兄表情呆滞，面上不带七情六欲，江湖上什么时候出过这号人物？”

面皮泛白而又穿着一身西湖绸白色短衫壮汉点点头，道：“不错，这小子一下子便认出我兄弟来路，但我们却对他未曾见过，这不得不令人起疑——”

忽闻得红衫矮汉嘿嘿一笑，道：“已经动上家伙了，不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休忘了我们来的目的。”

这人正是“花狼”蓝红，与那身著白衣的壮汉二人正围着车内跃出的少妇，此时他重重地逼视着面前的少妇，又道：“你们瞧瞧令人神魂颠倒的玉人，果然国色天香，怪不得江湖上传言，‘能见玉人一面，等于吃到天鹅肉’。娘的，我看看也直流口水！”

白衫大汉冷冷道：“我改变主意了，东西也要，这娘儿也要！”

他话声刚落，身著黄衣的“飞狼”金不换粗声，道：“老大，你疯了，休忘了，她可是‘刀公子’的老婆，我们在此做了他们，姓南的就算找上我兄弟，也只有感谢我们替他除去一对淫娃，但你若把这女人掳去，那就是往自己身上抹油点火，二百五的事情不能干！”

“粉面狼”郭巴咧嘴笑道：“金老四，你放百二十个心，老大我自有定夺！”

忽然一团蓝影拔空，虬髯大汉已落到“玉人”柳柔柔身边，他沉声道：“放手一搏吧！”

柳柔柔吐出美妙的声音，道：“你千万小心了！”

“我会的，你也要留心，尤其是车上还有……”

“白眼狼”丁一成抖着灰衫哈哈大笑，道：“娘的，到了这时候还在卿卿我我！”

一把精光闪亮的双刃尖刀已握在柳柔柔之手，毫光迸溅刺目，果然一把好刀！

“阴山五匹狼”俱都一怔，已闻得柳柔柔细声叱道：“你们五个恶徒听清楚，我虽出刀不及我丈夫，但他的武功我已学得不少，来吧，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多么的愚钝。”

“阴山五匹狼”彼此对望一眼猛古丁一齐仰天大笑起来……

忽然，虬髯大汉一声吼，道：“上！”

“上”字刚落，他身子突然弹起，一对宽刃已斜着切向“飞狼”金不换，同时左足暴踢，猛蹴“白眼狼”丁一成，招式刚出，他又横身冲向“血狼”李大火——身法细腻却又十分粗野，正是名家招式。

就在同一时间里，柳柔柔已快得几乎令人不及眨眼的闪电般劈出十七刀，分别送上“粉面狼”郭巴与“花狼”蓝红二人

双方一经接触，便立刻狠干在一起，于是，狼嗥声便也不断地此起彼落，令人毛骨悚然——

围杀柳柔柔的“粉面狼”郭巴舞动一对利爪，尽在柳柔柔面前闪抓不休，他咧着大嘴还吃吃地笑道：“女人如果不穿衣裳，不知道她的刀是否还能使得出来……”

“花狼”蓝红紧接着笑道：“那一定十分好看，逗人喜欢，郭老大，你的准头捏准，可千万别伤了南夫人那身细皮白肉——”

柳柔柔气得杏眼圆睁，可就是不开口——

郭巴粗声道：“你夺刀我剥衣，我数一二三，咱哥儿俩一齐往上冲——”

原本是闪掠攻守的局面，突然间，腾跃的郭巴已高声大吼：“一……二……三！”

他“三”字出口，矮瘦的蓝红忽然就地翻滚，一招“饿狼抢食”，便扑向柳柔柔下三路抓去，招式怪异，出手奇快，眨眼间便到了敌人脚前——

柳柔柔快刀一现，猛往下面削去，身上刚往左侧旋，忽然一团白影扑到，“吓”的一声，她的上面彩衣自肩至背裂开一道尺半长的口子，露到里面的兜肚带，雪一般白的背已隐隐露出一块来！

一声尖叱，柳柔柔削地斜刀上翻如电，“喇”的一声切过敌人的左肩带起一溜血雨——

“噢！”郭巴以右爪挟向左肩头，身上暴退三丈外，龇牙咧嘴吸大气！

柔柔便立刻挥刀罩向蓝红，口中冷笑不已——

蓝红未抓住敌人的腿，忽见血雨溜下来，他刚斜闪急掠，一片极光已随影而到，拼命左搁右挡，口中厉叫，道：“‘刀公子’的老婆果然厉害，喂，快来个帮忙的呀，你们那儿三对一，害得我一打一，像话吗？”

就在他的吼叫声里，空中衣袂飘飞，“飞狼”金不换已厉声道：“一个娘们都对付不了……”

蓝红见金不换过来，立刻精神一振，咧嘴道：“金老四，你可仔细了，南夫人没吹牛，刚才的一刀八成是‘刀公子’的手法，你我得动点心机了！”

“飞狼”金不换冷哼，道：“果真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我看八成你是叫‘刀公子’之字吓慌了！”

那面，郭巴已在包扎伤处，他可真流了不少血，左边的白衫湿透，血还未止住……

蓝红与金不换已围上了柳柔柔，再次扑上，双方更是不要命似的狂杀起来……

柳柔柔上衣已破，她却咬牙不吭一声，怕的是影响那面拼搏的虬髯大汉……

便在这时候，虬髯大汉已高声道：“柔柔，狼现原形，一味游斗，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痛施杀手了！”

柔柔这才回应道：“对，时间绝不能拖欠！”

“杀！”

虬髯大汉觑准机会猛古丁一声厉吼，腾身直扑“白眼狼”丁一成，宽刃短刀快不可言的在丁一成的面前激闪不已，忽而旋身猛往迫来的李大火斜劈过去——

虬髯大汉这招指东打西，果然凑效，“血狼”李大火双爪左右抓空，忙不迭往侧斜闪，右肩背上已是一阵火辣辣的标出一溜鲜血——

丁一成闪过敌人虚招，忽然发觉李大火上当，骂了一声：“奶奶的！”御风杀过来！

他似乎真的铆上了，但见他左爪指向虬髯大汉心窝抓去，右爪却又后发先至，猛抓敌人面门！

虬髯大汉刚旋过身来，他似乎对敌人的右爪有所顾忌，立刻往左闪去，“嘶”的一声响，他的蓝衣连着几溜鲜血已飘洒在空中，右肩头至胸前立刻鲜血直流——

虬髯大汉面上仍然不见七情六欲，便一丝丝喜怒哀乐也看不见！

他的刀法更见犀利，宛如一头狂狮般凶残，不稍间歇的猛往“白眼狼”丁一成怒杀——

柳柔柔便在这时厉声道：“你受伤了……”

她话声刚落，手中刀连出绝招，金不换那高大的身子生生被杀得连连闪躲……

“花狼”蓝红已高噪一声，声入云霄，便在这声厉噪中，忽见这“阴山五匹狼”收招疾退，刹时间俱都隐没不见，无影无踪！

柳柔柔收起双刃刀疾扑向虬髯大汉，她关怀备至的立刻替虬髯大汉敷药包扎！

虬髯大汉重重的道：“狼是不会撤退的，他们怎会舍弃猎物空手而退？！”

柳柔柔拭着汗水，忙又取出一件上衣穿好，道：“宫哥，他们已伤了两个，我们更不怕他们了！”

虬髯大汉遥望向前面茫茫大山，那儿似乎荒榛断途，蔓草没径，阴森的飘着薄雾，便忧愁的道：“只怕前途有埋伏，我们要穿过前面的万重山，怕是不太容易……”

柳柔柔掀起车帘来，不由一笑，道：“所幸孩子未受到惊吓！”

柳柔柔正要往车上跃，虬髯大汉双目一挑，道：“可恶，他们又来了！”

柳柔柔仰面看过去，不由怔了一下，道：“六个人，难道他们还有帮手？”

不错，正是六个衣着不同，高矮俱有的六个凶残无比的怒汉扑过来！

虬髯大汉怔了一下，道：“多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

柳柔柔道：“这老人是谁？”

虬髯大汉金刚怒目的道：“不曾见过！”

二人话刚落，六个凶汉已放慢脚步围向篷车来！

虬髯大汉冷沉的道：“手下败将，去而复返，难道真的不怕死？”

“阴山五匹狼”忽地仰天失笑起来……

便听得那白胡子老人呵呵尖笑，道：“有了老夫，情势便不一样了！”

虬髯大汉道：“阁下是谁？面生得很！”

白胡老人指着自已小鼻子，道：“你问我老人家是谁？可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虬髯大汉怒道：“必是跳梁小丑，见不得人的脚色！”

忽见老人仰头高歌，道：“七不善八不正，江湖人人皆头痛！”

虬髯大汉全身一紧，沉声道：“七恶八邪的人，难道你是七恶八邪中某一人？”

突见老者大手一挥，道：“郭老大，你们给我围紧了狠杀，老夫替你们掠阵！”

他声音如大雷，显然衷气十足，内功深厚。

“粉面狼”郭巴仰面一声狼嗥，立见“白眼狼”丁一成“血狼”李大火二人直往柳柔柔扑去！

“飞狼”金不换应声仰面尖嗥，也与“花狼”蓝红绕向车前

的虬髯大汉！

双方再一次交上手，立刻又杀在一起，“阴山五匹狼”的五对钢爪正是江湖上少见的外门兵刃，再次配合，便见五人忽虚忽实，分进合击，招式上配合得滴水不漏，渐渐地把柳柔柔与那虬髯大汉逼分开来！

金铁撞击声此起彼落，呼叱怒骂不停的传来，再加上不断的狼嗥凄叫，一时间显得天昏地暗，草木纷飞！

只有那白发老者，站在一边打哈哈，道：“你们这五匹野狼，多时不见，你们依然毫无长进，老夫失望至极，也替你们可惜，可惜呀！”

便在这时候，篷车内突然传来尖啼声——有个娃儿在车内大哭起来！

郭巴五人俱都一惊，想不到车上还有个孩子，但五个人的手中家伙更见凌厉的抓向敌人——竟然毫不放松。

柳柔柔狂叫着猛往车边移，忽见那白发老人腾空而起，身法怪异的闪入篷车内！

柳柔柔已大叫道：“不要吓到我的孩子！”

她尖刀急劈三十七刀，都未逼退两个敌人，但见白发老人已双手抱着那身披红色披风的一岁大娃儿站在车辕上面哈哈大笑起来……

柳柔柔凄叫着：“放下他！你这老狗！”

白发老人的大笑戛然而止，捋着胡子道：“是个小子呀，哈——南英的儿子？”

柳柔柔被丁一成与李大火二人逼得左闪右掠，但她还是大叫道：“既知是南英的孩子，你还敢动他？”

白发老人又是一声枭笑，道：“姓南的儿子！姓南的还有孩子呀，哈……”

柳柔柔几次腾空未逞，不由得尖叫道：“老头子，你要干什么？”

白发老人哈哈笑道：“今天你们俩死定了，这娃儿老夫替你们养了！”他话声刚落，人已腾空而起，直往大山里飞去！

柳柔柔发疯般的厉叫道：“还我儿子来……”

不料她还未跃起直追，胸前已被撕裂开，新换的衣衫连着血肉已飘洒在空中！

便在这时，突闻得虬髯大汉狂吼，道：“柔柔！千万要稳住！”

“花狼”蓝红嘿嘿笑道：“她稳不了啦，儿子就像命根子，你老小子既保护不了，为何出点子拐别人老婆？”

柳柔柔胸前伤的真不轻，右边的奶子破一半，白净净的嫩肉已染得酱红，她头上的珠花也掉了一大半，几乎已披头散发了！

“粉面狼”郭巴忍着伤处疼痛，大声喝叫道：“别叫那老小子真的看扁我兄弟，用点脑筋使把劲，早早送他二人上西天！”

要知道“阴山五匹狼”刚才未围紧柳柔柔，只因为五个人都想动柳柔柔的脑筋，如果能活捉住柳柔柔，那将是多么令五人愉快的事，因为，柳柔柔的美，江湖驰名，能在此刻，亲美人，又有何不可？

不料，他们反倒被柳柔柔杀伤而无法近身，等到一连两个受伤，便立刻撤离，如今……

如今再度交手，五个凶残的怒汉已欲念全消，铆足了劲干上了……

杀了半天虬髯大汉面上未见汗水，但他的大腿已在滴血，裤子被撕裂半尺长，宽刃短刀左劈右击，虽然刀刀狠辣，刀刀拚命，但却刀刀落空，围杀他的三人反而发出粗野的尖叫声，三个人这次联手，攻击时锐不可当，防守时密不透风，这种夺人魂魄的杀法，显然是要把敌人活活折腾得力气放尽再杀活人！

柳柔柔边杀边厉声大叫：“还我儿子呀！”

她发髻已乱，吼声嘶裂，为了儿子，看来她此刻心如刀割，然而，她纵然拚命，却也无用了，因为那白发老人早已失去了

踪影！

日已偏西，四野风起，枯草树叶发出凄凄声音，增添不少凄迷与悲伤。

恶战惊心动魄，血与汗交互的流着，再加上不断的狼叫与大笑，虬髯大汉与柳柔柔已陷入了苦战局面中！

柳柔柔的上衣被撕下一半来，现在，连她那柔软似无骨的背脊也露出来了，她狂怒的道：“恶贼们，我纵成厉鬼也饶不了你们！”

大地真的在变色了！

虬髯大汉除了面皮，他身上无一处不在流血！

柳柔柔已不要命的往虬髯大汉这面移动，虽然她的左腿又被撕下一块血肉——

突闻得郭巴厉声，道：“快了，快了，兄弟们加把钢，撂倒了快取东西走人了！”

虬髯大汉立刻望向柳柔柔——

一声宏笑，金不换尖声道：“我真不懂，老东西为什么把娃娃抱了就走！”

郭巴笑道：“正合我兄弟之意，我们不是要孩子，我们要的是那样东西——”

柳柔柔立刻道：“什么东西？”

“姓南的刀谱。”

柳柔柔狂杀十九刀，尖声哭笑难分的道：“你听谁说带着南英的刀谱？”

郭巴道：“你慢慢去猜吧！”

李大火已狂吼，道：“别拖延了，下杀着吧！”

他话声刚落，忽然拔空而起三丈余，但见他双爪交替往虬髯大汉的头上抓下去！

哪知就在这时候，忽见他拍出的双掌齐腕而断，两只利爪摔落在地上，他的人已抖着无手双腕尖嚎着摔落下来，落地上

后便已昏死过去！

郭巴等人大惊之下纷纷跃退，他尚且喝道：“谁？”

四周未见人影，白眼狼的大眼珠子已在四下瞟，他重重的吼道：“活见鬼了！”

他只骂了这么一句，附近已传来人声：“每人断去一臂，你们走吧！”

郭巴面色一紧，柳柔柔已自落下泪来……

虬髯大汉惨然色变，他转首望去，只见风吹草长，波浪起伏，一块岩石后现出一道人影儿！

“白眼狼”丁一成已厉叫道：“好大的口气……”

突闻那人影道：“丁一成，你再多挖掉一目！”

丁一成大笑，道：“那得劳动大驾了！”

他话声刚落，那条紫色人影已到了面前！

人到，便也掀起一缕冷芒，丁一成已怪叫狂嚎着往地上倒下去！

他未曾被那人挖出眼珠子，但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左肩连到右肋已分了家，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刀公子”！

一个清瘦的青年，穿一件紫长衫，那薄如蝉翼的衣衫随风飘起，显得他是那么的挺拔不群，两道浓眉下，一双含着凄迷的大眼睛，冷冷的直视着前面，他那俊俏的两颊上，肌肉跳动，微薄的嘴巴也已闭得一点血色俱无！

“郭巴，你们还不自己动手！”声音冷漠，宛如寒夜里刮起的西北风！

郭巴乃“阴山五匹狼”之首，目中虽然惊畏之色，但面上仍竭力掩饰，道：“来的可是‘刀公子’南大侠？”

“废话！”

“公子爷，我兄弟也是一番好意呀！”

“什么好意？”

郭巴垂手而立，道：“我们无意间探得南夫人被人诱拐，便立刻中途拦截，希望夫人回心转意的回到公子爷身边去，只见……”

“刀公子”南英冷冷道：“你说完了吗？”

郭巴欠欠身，道：“公子爷，你明察！”

“好，你们可以动手了！”

郭巴暴退一步，道：“公子爷，我们这儿尽说好听的，你怎么死不买帐……难道……”

“飞狼”金不换怒吼，道：“奶奶的，一朝拚上命，咱们谁怕谁？”

“刀公子”南英轻蔑地道：“这才像个人样吧，你们可以联手了，我可不愿罗嗦！”

“粉面狼”郭巴期期又道：“公子爷，你要杀我们也得有个杀我们的理由吧？”

“刀公子”纹风不动地道：“单单你们无礼的对付我的妻子，你们就该知道后果！”

郭巴立刻道：“可是你的夫人背叛了你呀！”

“那是我的事，与你们何干？更何况你们竟如此的在折磨我的心上人，可知我是多么痛心？”

柳柔柔全身颤抖不已，清清的泪水泉般的流下来！

郭巴头不动，但他的双目只是左右闪瞟，“飞狼”金不换与“花狼”蓝红已双双跃向他的身边来，六支钢爪横在三人胸前，六支眼睛怒视着卓立在三丈外的“刀公子”南英！

南英仍未转身，他甚至仍然面含笑意，不为所动的道：“这才像个人物，千万别摇尾乞怜！”

他的话说给郭巴三人听，又何尝不是对那虬髯大汉而说？便柳柔柔也是面无人色的瞪着虬髯大汉不语！

郭巴已目露凶光，突然厉吼一声拔空而起，他动，另外二人一齐动，三双钢爪立刻拨风般的向南英卷了过去！

“刀公子”南英仍然未动，直待三人都跃起空中，便突然发现南英身上宛如闪亮一束来电极光，光束乍失，便闻得叮咚之声一片乱响，六只套着钢爪的手带着鲜血自空中洒落，紧接着便是三颗人头弹落地上。

“阴山五匹狼”以他们最后的手段“群狼参月”绝招，尚未递上敌人部位，便已被肢解而惨死当场！

“刀公子”南英在敌人的尸体落地之前，业已飘在五丈外，他仍然那么潇洒的卓立着，紫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而他屠杀“阴山五匹狼”的刀，谁也没有看清楚，就好像人不是他杀的！

“刀公子”南英忽地旋过身来，他那清隽的面上毫无表情，微薄的嘴唇轻启，道：“朋友，可以露出本来面目了吧？难道……”

虬髯大汉一身是血，但他的眼神凌厉，两把宽刃短刀横在身前，沉冷的道：“出招吧，什么话也别多说！”

“刀公子”南英淡淡地道：“敢打我南某主意的人，必是有来头的人。我必须先看看你究竟是何人？”

虬髯大汉沉声道：“你以为我是谁？”

南英道：“揭下你的面具来！”

虬髯大汉暴退一步，不由得双目暴睁，哑口无言！

不错，他是戴着一张人皮面具，“阴山五匹狼”未曾看出来，然而“刀公子”南英才一见面，便一语道破，姓南的果然了得！

南英斜看了正在打噜嗦的柳柔柔一眼，他嘴角一牵，又逼视着虬髯大汉，道：“对你，我的话已说得够多了，你还不快动手？”

虬髯大汉冷冷道：“如果你真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你不自己动手？”

不料他的话刚落，忽见一束强烈无比的极光到了面前，他的宽刃短刀尚不及出手拦截，但觉面皮上一阵透心凉，一片死皮落下来——